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第三回 識好漢五小鬧王府 會英雄老俠探虛實

上回說到海川把二賊寇趕跑，忽然想到王爺萬一把我當成壞人，自己有口難分辯哪！便覺得十分害怕。他看了看北屋，順更道回轉伙房，看大家睡得很香，就把更竿放好，把包袱皮兒往腰裡一係，手拿雙鉞剛要走，張老千醒啦，剛要說話。海川在他耳雜邊小聲嘀咕：「老千，你睡吧，我頂一夜，不要聲張。」說完出來。海川現在要乾府裡教習的活兒。他飛身上房，施展輕功提縱之術，回看府牆周圍，仔細查看防範，直到天亮才回到伙房。大家全起來，梳洗已畢，都喝茶哪。正說「昨天晚上童頭沒叫起兒，怎麼回事？」

海川從外邊進來。老千便問：「昨晚怎麼沒叫起兒？」海川搖了搖頭：「看你們睡得香，沒有叫你們。」海川坐在鋪上把兵刃放下，剛坐好，就聽外邊說話：「管家何吉來了。」老千聽了，趕忙迎過去：「何老爺，您來找我們有事呀？」何吉說：「我找你們頭來了。」海川一聽何吉來了，心裡就明白了：昨晚的事情可能王爺知道啦。自己一時無策，先頭衝裡枕在鋪蓋上假裝睡覺。

原來王爺昨天晚上，在裡間屋裡觀看《漢書·地理志》。看得有些累了，叫何吉收拾寢具。這時，王爺就聽見外邊海川跟夜行人說話。王爺很有膽量，他一伸手把牆上的鎮宅大寶劍摘下來，按劍把，亮出劍來，往外就走。何吉卻嚇壞了，他攔住王爺道：「王爺先避一避，奴才出去看看，可能有歹人。」

他說著話，把燈吹滅。王爺臉一沉，道：「奴才，你總說你比何春膽大，剛有一點風吹草動，你就直哆嗦。真沒出息！」何吉無法，只有緊挨著王爺出來了。王爺輕輕地拉開格扇門，隔著簾子往外觀看：海川手持竹竿，正站到院中，兩個賊人各有兵刃武器。王爺心裡很替海川擔心：這個更頭手無寸鐵，面對兩個強敵，而無制敵之術，這不是甘受其苦嗎？就在這剎那之間，只見外邊改觀啦！原來這兩個手拿兵刃的賊，都不是這個更頭的對手。打的賊人十分狼狽，最後打掉一口刀，全都上房跑啦。這一切王爺歷歷在目。叫何吉到裡間屋把燈點上，寶劍還鞘掛好。道：「吉啊，這件事你看清了吧？今晚上來的賊人，要不是這個更頭趕上，本爵脾氣你是知道的，我一定要出去拿賊。賊人都是高來高去好身手，咱爺們兒就要吃虧，甚至喪命。幸虧更頭趕到，這個人了不起！但我看他撿刀的時候，有些害怕。他可能是擔心咱們看他高來高去，認為他是壞人，或送官府，或辭去他的更頭。本爵我不是那不明事理的人。你明早侍奉我梳洗完畢，過去叫他來。」次日清晨，王爺起了個大早。何吉、何春侍候盥漱完畢，何吉來到伙房。現在一看，童林睡了，便喊道：「童頭兒，童頭。」老千也說：「童頭，何老爺來瞧您，您一會兒再睡。」何老爺用手撥拉海川。海川一想：「得啦。丑媳婦難免見公婆。」

一折身坐起來：「喝，何老爺來啦？您吉祥？」何吉這個樂：「童頭，你醒啦？辛苦一趟，王爺請你哪。」就這一句話，老千他們都怔啦。自從盤古立地天，沒見過王爺請更頭的。童林也一搖頭，問：「何老爺，別嚇唬我了。王爺叫我都叫不著，怎麼能說，『請』哪？」海川不想去：「何老爺，你回王爺，說我睡覺。」何吉說：「是你的造化來啦。快去吧，時間長了，王爺怪罪下來，咱擔不起啦。」童林聽了，只好隨何吉來到大廳。海川在王府呆了幾個月，這是第一次。

見王爺在上首坐著，海川跪道：「更頭童林請爺安」王爺一伸右手，這叫「接安」。說真的，五品官請安，王爺都不接呀。「起來起來，你叫童林哪？」「回爺的話，我叫童林，號海川。」「你的家在什麼地方？」「京南霸州董家村。」「你怎樣練的武藝，來京何干？不要擔心，望你實話實說。」

海川這才把自己的事情，一字不漏的詳細說完。王爺點了點頭道：「你童林是明珠埋土哇。」（看來童林要青雲直上了。）「童林哪，你不要害怕。你是更頭，不負捉賊護府的責任。話雖如此，你奮勇拿賊，不但保護了我的王府，而且也救了本爵的性命。本爵絕不能如此糊塗，拿你當做壞人，這一點你只管放心。單就昨晚一件事，本爵也要重賞於你。」「謝謝王爺。」「海川，你不必客氣，我再問你：你看昨晚來的是何等賊人？」「回王爺的話，草民看這個夜行人倒不像壞人，看他們的功夫也不是下五門，而是正門正戶。但猜不透他們的心思。」王爺點點頭道：「你看賊人還會來嗎？」「王爺，如果他們是竊賊草寇，以偷盜竊取為目的，那他們今晚就不敢來啦。我看他們是綠林人物，敗在草民之手，心有不甘，很可能再來尋釁。」「對對對，你說他們還會多來人吧？」「爺算猜對啦，他們一定會多來人。」王爺一聽，就急啦：「吉啊，馬上把教師爺請來商議。」童林攔住道：「何老爺，您別去。府內教師如果真有本領，他昨晚就該露面拿賊，直到現在還沒來見王爺哪，他也一定是指佛穿衣吃飯，沒有什麼真本領。您又何必為難教師爺呢！」

王爺一聽，童林這個年輕人心眼兒不錯：「對。吉啊，拿我的名片，到北衙門調些兵來，保護王府。」海川又一擺手：「請王爺不必擔心，官兵再多，擋的是不來賊；想來的賊，官兵是擋不住的。」王爺現在對童林越來越有好感，他說話，王爺特別愛聽：「你說咋辦？」「有草民一人足以抵擋賊人。昨夜之事，王爺想必看見，草民是更頭，不敢拿賊，也不敢殺賊。」王爺聽了點頭道：「對對。聽你的，官兵咱不調啦，就靠你一人。」海川一聽，急了：「王爺您另請別人吧，草民跟您告假。」王爺一聽，忙問：「童林，你怎麼告假呀？」海川急忙解釋：「當場動手，各憑己能。刀槍無眼。俗話說，士為知己者死。草民為王爺倒不在乎，可殺了賊人要償命，那可就不上算啦。」

「童林，你不必如此，殺死多少賊人，本爵做主，與你無乾。」

說話間，天黑下來啦。張老千帶著九個人進來給王爺請安。然後一屋五位，取碗倒香油，放燈草，點著了用大盆一扣。瓦片一支，用香火頭在窗上燒了很多小孔，一切準備就緒。王爺把大寶劍拉出來。何吉、何春也換上薄底鞋。屋裡一片黑。王爺坐好，哥兒倆一邊一個。格扇門關著。外邊連個打更的都沒有。

深夜靜悄悄。王爺擔心賊人突然露面不及提防，又擔心童林直到現在還沒來，更擔心童林一個人不能抵擋眾多的賊人。正想著，一看海川從角門出來，雙手搬著一個二人凳，不慌不忙來在院子中間，東西方向放好。只見童林腰裡掛著那七叉八岔的軍刀，王爺也叫不上名兒來。再看他頭西腳東，往二人凳上一躺，兩臂一回，雙手一搭，腦袋往上面一枕，仰面沖天睡了。王爺拉著大寶劍來到門口，隔著簾子看得很清楚，童林是睡著了。王爺心裡真著急，便對何吉說道：「吉啊，你出去把童林叫醒。」何吉答應得很痛快，可就是不動彈。王爺道：「何春，你哥哥不敢去，你去。」「回爺的話，水大不漫橋，奴才哥哥不敢去，我怎敢搶先呢？」王爺站起來直奔門口，自己要去。何吉、何春兩人上前攔住：「爺，請您別出去。」爺一瞪眼：「幾個賊草寇，嚇得你們就這樣，本爵還要幫助童林拿賊哪。」何吉一聽，王爺說呼嚕就喘。便一指道：「王爺，您看。」貝勒爺往外一瞧：童林直挺挺地躺著，整個兒人跟筆管一樣，直立而起，雙腳就站在木凳的西頭兒了。在他站起來的同時，從東房上下來一摞瓦，足有二十來塊，帶灰頭的老瓦，分量特別重，正砸在這木凳的東頭，「啪嚓」，碎瓦亂飛。正值深夜，響聲很大，王爺他們都嚇了一大跳，才明白童林根本沒睡覺。往東房上看，扔瓦的正是昨晚那個陀頭和尚；在旁邊站著那個斜眼睛的人，手裡仍然拿著一口軋把翻尖厚背雁翎刀；往南房上看，房中脊站著一個大個兒，前胸寬，背膀厚，虎背熊腰。手拿一口大寶劍；再往西房上看，也站著一個人，中等身材，細腰窄背，扇子面的身子骨兒。一身夜行衣。左手拿鑲鐵拐，右手拿刀。這就是四個人了。王爺為海川擔心。

其實海川看得更清楚。北房上還有一個，一身夜行衣，手持單刀，一共是五個人。童林精神倍漲，飛身形從長凳上下來，左腳紮根，用右腳一踢木凳，「蹂！」這木凳就好像有人搬的一樣，輕輕落在西配房的廊簷下。左右手一分子母雞爪鴛鴦鉞，夜戰八方式，氣貫丹田，抱元守一，站在院中示威。

在王爺看來，童林就像出水蛟龍，跳澗猛虎，這一切都是打閃認針的工夫。

東房的和尚一踹中脊，如箭脫弦，「喇」的一下，腳落實地，舉刺就紮，這招叫「紅雲捧日」。明晃晃的鵝眉刺奔童林胸前紮

來。也就在同一個時候，西房使拐的，飛身下房，右手刀防身，左手拐一掄，掛著風聲，直奔海川頂後砸來。前後夾攻，王爺著急，他倒提寶劍。這時候何吉在王爺左邊，何春在王爺右邊，又著腰左腳往前伸著。王爺一著急，兩手一用力，忘了自己的寶劍尖兒衝下，往下一墩，正紮在何春的左腳面上。「哎呀。」何春扛起左腳兩手捂著，疼得齜牙咧嘴。

正在這時，只見海川左腿一躬，右腳跟過來，連刺帶拐一齊躲。右手鉞尖子照著和尚的腕一戳，左手鉞照定和尚的脖子就掠。和尚一褪頭，海川左腳就到啦。海川左腳踹上和尚，身法極快，跟著把左腿撤回來，往後叉步，左手反腕子一撈，架抄拐。這是鉞法的絕招。後邊這位往左大跨步，海川右肩一揚，臉往左甩，右腿飛起，用右腳的外側橫著踢他身後來人的右肩膀。

十字擺蓮腿，「嘭」的一聲，兩個人同時倒地。「噌噌噌」，又從房上跳下三個人來，各自亮刃，惡狠狠撲過來，五個人把海川圍在當中。童林虎目圓睜，雙鉞一分，使了一招鵬展翅。瞻前顧後，防左護右，身手敏捷，如同猿猴，恰似狸貓。上下翻飛，賽過梨花蕊落。這五個人就像正月十五元宵節的走馬燈，「啞溜溜」的亂轉。好似王八吃西瓜，滾的滾爬的爬。

這五個人那個氣呀！你若是四海聞名的俠客義士，武林雲中標過名掛過號的人物，我們敗給你也算甘心；衣不驚人，貌不壓眾，土裡土氣，真看不出來是個練武術的。我們五個都不成，這還了得。五個人越想越氣，越氣越狠，越狠越毒，可越毒越挨打。把吃奶的勁都用上也不行。

王爺在北房看得清楚，也真為海川擔心著急。何吉更是嚇得齜牙咧嘴。

海川力敵五個夜行人，面無懼色，好一場鏖戰。時間一長，五個人漸漸不支；海川卻劍眉雙立，虎目圓睜，左腳紮根不動，真是走如風，站如釘。右腳往北橫滑，右手用鉞尖子一掛，左手壓北面來的刀。右腳拿棒站穩，左腳大擺蓮腿，飛起來正踢在和尚胸口上，「嘭」的一聲，把和尚踹出一溜滾。同時右手合鉞，摟這個使刀的脖子。使刀的低頭一躲，「嘭」！把他的纏頭絹帕給擄下來。同時左手奔使拐的頭頂紮去，而右手鉞運用神力猛砸鐵拐，「噹啷」，把拐砸落於地下。海川的右肩往南大斜身，左手鉞撤回，反鉞撩陰，使寶劍的稍一愣神，躲閃微慢，把夜行衣劃破。海川跟著「童子拜佛」，雙鉞合併，「靈猴戲月」這兩招連用，威力最大。最後一個使刀的被海川右腳抬起，踹在這個人的後背上，仰面朝天甩出去一條兒。剩下幾位一個個鯉魚打挺，站起來飛身上房，各自逃生。海川心想：必須拿住一個。這時候，最後一個上東房，就是那個破爛袈裟的和尚。海川想他就是罪魁禍首。便大喊一聲：「凶僧哪裡逃走。」肩頭微晃，腳尖點地，往上一躡，飛上了東房。

和尚上房站在前簷，等海川從底下往上蹦起來的時候，氣貫十足，猛地一抬腿，往下一踏前簷的簷頭瓦，「嘩啦啦」，這一腳蹬下來足足有上百斤，直奔海川頭頂砸來。海川往上起，簷瓦往下砸，換個別人不死也帶傷啊。好海川！當機立斷，他身子已然懸在中空，一看簷頭下墜，左腳尖一挑，右腳尖一點，這叫「憑物借力，登萍渡水」之功，接著海川兩腿微彎，猛的一蹬，「魚躍龍門」，右肩斜沉，橫著從碎瓦下邊躡出去，腳尖點地，再上房四外觀瞧。五條黑影，往五處逃跑。夜色茫茫，眨眼之間，不見蹤跡。

海川沒敢從房上下來，又順著後面更道查看幾次。眼看天交五鼓，他才回到伙房，進來一看海川可就怔住了：老千他們都在換褲子，一瞧海川臊紅了臉，道：「童頭，您回來啦？」海川點點頭問：「老千，你們這都幹什麼哪？」童林這一問，大伙更都臊得面紅耳赤。旁邊有個伙計答道：「頭兒，您就別問啦，他們都尿褲子啦。」「噢，昨兒晚上嚇壞啦？老千你們真可以，不是說了半夜橫話嗎？你還說你們縣裡淨出英雄豪傑，你的膽量很大嗎？」

「咳，頭兒，您快別提啦。我們縣裡淨出英雄，唯獨我還不夠英雄；沒賊的時候我膽子大極啦，一旦有事，我的膽兒就小啦。童頭，還有眾位哥兒們，以後別拿我當話把兒，王爺要知道了，我這飯碗就算砸啦。」說著他連連作揖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外面有人說道：「猴兒們，昨天晚上拿賊的時候，你們怎麼一聲不語，現在又說又笑哇？」一挑氈簾，何吉從外面進來。大家「呼啦啦」全都站起來：「何老爺吉祥，何老爺吉祥。」何吉說道：「你們這幫猴兒，這回星星跟著月亮走，沾點神光。王爺論下了，讓我告訴老千你們十個人，每人五兩賞錢，其餘更房所有人員一律二兩的賞錢。不用去謝賞，咱家代勞啦。」只聽眾人異口同音道：「謝爺的賞，謝二位何老爺。」不過這些人心裡有個想法兒：怎麼不賞童頭兒？人家才是正差呢。何老爺衝著海川一笑，說道：「童頭，王爺請您哪。」在當時，帝王高於一切、君權統治天下的年代，這一個「請」字的光榮可高於一切呀！海川趕緊過來說道：「何老爺，童林是甚等樣人，敢勞王爺的請哪？」何老爺眯縫著眼睛，笑著說：「哈哈，童頭，何止一個請字，您要平步青雲啦，走吧。」海川只好跟著何吉趕奔客廳。

王爺滿臉春風，欠起身來迎候童林。海川搶步進身跪倒磕頭，道：「王爺，童林給王爺叩頭。童林是草民，蒙王爺賞飯吃，不敢勞王爺相請。」王爺問道：「你的號叫海川吧？」「回王爺的話，草民叫海川。」「哈哈，海川哪，快快請起。」王爺真的說了一個「請」字。「王爺，草民不敢當，也不敢起來。」「海川快起來，咱們爺倆好說話。」童林無法，這才起來。「坐下坐下。以後咱們爺倆誰也不准客氣，有什麼就說什麼，一定要說謝，我也應該先謝你。你是個更頭，沒有責任保護本爵身家性命，可是你戰敗五個賊人，使本爵我大開眼界。武林一道實有奇才，你身懷絕藝，在我府充當更頭，實是明珠埋土。本爵遠不如孫伯樂，但怎能讓你久居人下。從即日起，你就是我府教師。」童林給王爺磕頭道：「王爺，一來童林山野村夫，二來會幾下武藝，時逢恰巧，趕走夜行人。這是王爺的洪福齊天，大家托王爺的造化，童林不敢貪。再說咱府內教師尚在，童林怎敢僭越。我還是當更頭吧。」

「哈哈……」王爺大笑，「海川，你這人心地誠實。你看看這個紙條。」海川接過來一看，紙條寫的是：「府上昨晚有強人攔關，幸王府調動有方，更有高手協助，化險為夷。愚下疏於職守，無顏再留，特此告假。請王爺恩准。容當後會。花旺頓首」

原來教師自感無力，自動辭職了。現在海川想推辭，王爺不允，才把花逢春辭館的事詳細說明。海川頭碰地：「謝王爺栽培。」王爺伸手拉起童林：「海川，咱們爺倆一見如故，今後不要客氣。」「是，謝爺。」何吉、何春二次過來給海川行禮，「童教習，給您道喜。」海川答禮：「二位何老爺，多關照。」「好說好說。」這時候，莊園處、田糧處、回事處，有頭有臉有點責任的全來道喜。府裡的鷹把式、鳥把式、花把式、鴿子把式、大小灶兒上紅白兩案的師父全來道喜。然後更房的由老千帶領前來道喜。海川跟王爺薦道：「張老千忠於職守，任勞任怨，是否可以升任更頭？」王爺當然答應。

王府內一片歡騰，頒賞謝賞。陳升、李福認了教習，把童教習的東西又搬入教師院內。連打掉的單刀拐也帶到教師屋中，陳升給放在羊毛氈子底下。

王爺吩咐傳飯。時間不大，酒宴擺下，山珍海肴，味列八珍，十分講究。

王爺坐在正中，海川下首相陪。酒過三巡，菜上五味，王爺笑容滿面問道：「海川，說真的，咱爺倆有緣份。就拿你說，衣不驚人，貌不壓眾。你這本領是怎麼學的，何人所教？本爵十分愛武，自己也刻苦鍛煉，無奈不成啊。你給我說說。」海川就從門紙牌誤傷老爹，逃亡在外打把式賣藝，江西省臥虎山金頂玉皇觀，拜談笑清居無極子尚道明、愛蓮居士太乙劍客何道源兩位劍客為師，學會六十四式八卦盤龍磨身掌，晝夜十五年的純功夫。奉命下山行道，興一家武術，夜探家宅老爹染病，因此來京都，風雪所困，才巧遇王爺。海川滔滔不絕，把王爺聽得兩眼發直。最後點點頭道：「看來欲學驚人藝，須下苦功夫，沒有破釜沉舟，臥薪嚐膽的決心，是不能成功的。海川哪，這一說，直到今天，十幾年來，你還沒有和父母兄弟見上一面哪，我真粗心。」

王爺又對何吉說：「吉啊，你拿我的片子到順天府找府尹伊立布，把教習的情況說明。叫他專程派幹員，到京南霸州城南童家村，命令州官親自拜望董懷長者，妥當地把家務安置好，把童教習全家接來北京。在我的私房內撥銀五千兩到童教習名下，任其隨便使用。趕緊派得力人員到柏林寺小府，進行修葺；以備教習全家居住，越快越好。」何吉立刻下去辦理。

海川熱淚直流，在筵前跪道：「王爺待童林恩重如山，叫童林無以為報哇。」王爺伸手相挽，說道：「海川，我剛才可說啦，咱爺倆不須客氣，這些事我不過是動動嘴而已，你剛才說這八卦掌，我聽著很新鮮，我要好好地學學，不知你肯教不肯教？」海川說道：「我教您實不敢當，真要是爺學了，可給我的門戶增光啦，我一定盡全力教您學會。」王爺高興：「好，一言為定，咱爺倆

乾一盅。」說完一飲而盡。何春立刻又給斟滿。王爺心裡痛快，又說：「海川，這第一招怎麼練？」海川明白：王爺急於要學。兩個人都站在桌案前邊。海川道：「爺請看：這頭一招式，兩腳併攏，雙臂下垂，兩手平伸。二目凝神，心無雜念。取自然之勢，氣息調勻，不急不躁，這叫無極式。然後變無極為有極，左腳前伸，右腿拿樁，左腳微提，一虛一實，左手在前舒展，右手掌藏於肋下，這叫掌不離肋，肘不離胸，提頂弔襠，目如懸磬。我給您把姿式擺好。」王爺站好架勢。海川點頭道：「這就練的是功夫。所謂功到自然成，您就站著吧。」海川歸座，自斟自飲，「茲嘍」一口酒，「叭噠」一口菜，吃上了。王爺這裡可耗上功啦。何春一瞧，心說：「人要走運可了不得！王爺的脾氣，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。誰敢罰王爺站著。這兒不但站著，還要看著人家喝酒。」這王爺沒腰沒腿沒功夫，能站多大時間，一會兒汗就下來啦，氣喘地說：「海川，我怎麼覺著腿肚子哆嗦。」「您沒功夫。不瞞您說，就這一個姿式，我在臥虎山黑天白夜站了三年。練武不能速成，必須有功夫，慢慢來。您先活動活動。」王爺這才舒展開，伸伸胳膊，抬抬腿，在大廳裡走了幾個來回，氣兒才平伏下來，然後就座。何春遞過手巾，王爺說：「海川哪，看起來練武藝很難，不過人貴有恒，只要志向堅決，鐵打房樑也磨成繡花針哪，你說是不是？」童林點頭：「爺的話千萬萬確，朝秦暮楚，文武兩科都不能達到佳境。」「對對對，以後你還要督促我練武。把東後院兒收拾一下，咱們也修個場子，咱爺倆早晚盤桓，我看也能練好。」吃完飯之後，王爺可說：「昨晚一夜未眠，你回教師院去休息，我也熟悉熟悉剛才的招術。」

海川答應著將要告辭。何吉匆匆忙忙的由外邊進來稟報：「回爺的話，外邊來了一位老人，自稱是童教師的鄉親，要面見童教師。」海川聽了就是一怔，可王爺聽了點頭不語，心裡卻想：真是窮在長街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。海川風雪困在京師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的時候，怎麼沒人來找？充當更頭數月之久，怎麼沒人找哇？今天剛升為教師，立刻有人前來尋問，世態炎涼啊！話可又說回來了，求人者常畏人，受人求者常驕人。既然來找，就有求於海川，我怎麼能讓海川心裡著急呢？想到這兒，王爺便說：「海川，你去吧，讓到你的房中攀談攀談，既是鄉親，也是多年不見。何吉呀，快到莊院處取一百兩銀子給童教師。」何吉趕緊答應：「奴才就去取來。」時間不大，把銀子取來交給童林。海川十分感激，「謝謝爺的照顧。」「不用謝，快去吧。」

童林揣好銀子，一直奔大門外，抬頭一看就怔住啦。影壁前站著一位老人，矮身材，猿臂蜂腰，身穿毛藍布大褂，高挽著袖口，腳下灑鞋帶掖根，白布襪子。往臉上看，紅撲撲的臉膛，方圓的臉型，兩道殘眉斜飛入鬢，微長壽毫。一雙虎目閃閃發光，很有神氣。鼻直口闊，連鬚絡腮，一部白鬚飄灑胸前，年在八十歲上下，頭帶馬連坡大草帽。海川心裡明白：這哪是我的鄉親，分明是武林人物。從眼神到年歲，也能看出他身懷絕技，是個了不起的老人。看來可能與夜行人鬧府有關，我必須多加小心。海川思索至此，立刻抱腕當胸，問道：「這位老人家，愚下就是童林，是您找我吧？」老人聽了，微微一笑：「哈哈，你是王府童教師，老朽冒失造訪，還望閣下海涵。」「您老貴足蒞臨賤地，恕過在下接待來遲，多有不恭，尚請原諒。」

「好說好說，敢問閣下：能賜一席之地，以敘衷曲嗎？」童林點頭：「如蒙不棄，您請吧。」說著執手往裡讓，順東月亮門進來往東，從棧道往北走，一直來到教師府。院裡異草奇葩，濃郁芬芳。陳升、李福趕緊挑簾籠，二位走進來，迎面紅木几案，紅木桌椅，十分考究。兩個人分賓主落座。倒上茶來，陳升、李福退出去。海川抱拳問道：「請問老前輩府上何處？怎麼稱呼？」

這位老人一笑，伸手把大草帽摘下來。喝！海川眼前一閃亮，原來是鏗明喇亮的一個大禿瓢兒。「教師，老朽家住山東東昌府巢父林侯家莊，在下姓侯名杰字敬山。排行在二，有個小小的美稱：一輪明月照九州，蒼首白猿，讓您見笑哇，哈哈！」說著，擺晃著禿腦瓜，更顯得和藹可親，平易近人。

童林一聽，腦袋嗡的一下，趕緊站起來一躬到地：「老前輩，久聞山東有雙俠，威名遠震。大名鼎鼎的聖手崑崙鎮東俠侯廷侯振遠俠客老前輩就是令兄了？」「不錯，您提的正是家兄。不過徒有虛名而已，敢勞教師下問。」

「哎呀，我童林末學後進，不學無術，對老前輩如此不恭，死罪死罪。前輩請上，受小子大禮參拜。」說著，跪倒磕頭行大禮。侯二俠當然不能接受，馬上探身抱住：「童教師，不敢當，折殺老朽。萍水相逢，怎當大禮。」儘管二俠不受，海川還是請了安，然後落坐。「敢問前輩，一旦之間，因何來京師？小子無名，何勞青睞？」

侯二俠一聽，童林談吐不俗，更覺得這個人虛懷若谷，頗有俠義之風。

「童教師，一言難盡哪。」二俠侯杰跟哥哥侯振遠，可不是山東東昌府的人，他們是河南衛輝府的人。為什麼遷到山東？將來要有一番交待。他們是大教，但是和清真教有很深的淵源。侯氏昆仲不吃別的，必須牛羊二肉。侯氏昆仲全都八旬往外啦。老俠侯廷的風度，您一看，像是教書的老先生，形神瀟灑，風采可親，其實深通武藝，是壓倒山東半邊天，威鎮武林的當代大俠。

掌中一口龍淵古劍，一百零八招青龍劍法，堪稱獨步。侯二俠一對鑲鐵雙鏢，天罡鏢三十六式，打遍天下無敵。弟兄精習三十六手螳螂手，三十六式螳螂式，還有猴拳，可稱一絕。自立螳螂門兒。到現在年歲已大，隱居在山東，就算閉門思過。耳不聞金戈鐵馬之聲，目不睹斬將覆車之危。老俠侯振遠有四個大弟子。燈前少影阮和，月下無蹤阮壁，這兩人，每人一口軋把翹尖厚背雁翎刀，身法特快，來去無蹤，因此得名。三弟子浪裡雲煙一陣風徐源徐子特，掌中一對鑲鐵雙懷杖，武藝高強，性情有些粗魯。四弟子過渡流星賽電光邵甫邵春然，手使一對短把追風荷葉鏟，鏟沉力猛。二俠侯杰也有四個弟子。排行下來是五弟子斜睛太歲閻保，一口金背鬼頭刀。六弟子鬍毛吼鮑信，一口大寶劍。七弟子談笑鴻儒侯俊，一口刀。八弟子穿水白猿侯玉，手使單刀拐。這就是八大門人。

當地有個高來高去的飛賊，姓張名旺。手使三楞鵝眉刺，打家劫舍，手黑心狠，手底下有幾十條人命，官府捉拿甚緊。他萬般無奈，改變面目，穿上僧袍，喬裝和尚。原來有個外號叫「壞事包」，後來又得個外號叫「泥臉僧」。這個人陰毒損壞，什麼招都有，為人精明強幹，詭計多端。他來到巢父林躲災避禍，頭頂門生貼，願入門牆，給二俠侯杰拜師。二俠執意不收，他花言巧語，苦苦哀求，二俠客總算答應了。帶著他一見師伯，侯老俠很不樂意，無奈木已成舟。行禮退出來之後，侯老俠對二爺講：「二弟，這個人囚首垢面，非僧非俗，我們的弟子該是正人君子，這張旺可不是東西，將來會給咱門戶招災惹禍。還是把他打發了吧。」二爺覺得他可憐，便說：「哥哥，既然答應啦，出爾反爾也不妥當。得啦，就收下吧。」「好，收下也成，不能教咱們的螳螂拳，因為我看這孩子成事不足，壞事有餘。對他要嚴加管束。」二爺點頭答應了。每天二五更練功夫，從來不叫張旺。

時間一長，壞事包張旺就明白啦：「噢，師父不教我。」張旺心想，我要學不出侯家的武術，我就不叫壞事包。他有錢哪，從錢財上慢慢地跟師兄們接近，時間一長，師兄弟之間感情都特別好。後來他又找二爺央求道：「師父，您教師兄們練功，完了事我來打掃場子」張旺任勞任怨，自己學不到本領，連一句抱怨的話都沒說過。後來又自報奮勇把鋪蓋搬到場子裡，自己熟悉功夫，吃喝都在場子裡，晚上鑽被窩睡覺。二爺他們來練功，張旺也不瞧不看，就這樣幾年過去，偶爾發現張旺的螳螂手、猴拳大有進展。大傢伙心裡都納悶：他什麼時候學的？師兄弟們一嘀咕，二爺就知道啦。把張旺叫過來一問，他說自己是睡著了學的。經二爺追問，張旺才說出來，他把被窩上用剪子鉸了兩個窟窿，他用被一蒙腦袋，嘴裡打著呼聲，「吼兒」，「吼兒」的響，人家認為他睡著啦，實際上他通過兩個窟窿眼兒瞧著大家練，一招一式記在心裡，然後自己再下苦功去練。他這麼一說，二爺很贊歎：「好吧，你跟著師兄們一起練功吧。」這一晃，張旺在侯家也十幾年啦。論年歲數他大，論入門數他晚，真正八大門人裡並沒有他。

這一天吃完早飯，張旺從外邊進來行禮道：「師父，弟子探聽一件事，請師父打主意。」二爺問：「什麼事情？」「泰安知州高志誠，是個大貪官，在任上魚肉鄉里，貪贓枉法，欺壓良善，把泰安地皮都刮下去三尺，黎民百姓恨之入骨。他卸任回京師，光大車有三十多輛，飽載而歸。現在魯西一帶連年不收，百姓野有餓殍，遍地哀鴻，咱們身為綠林俠義怎能坐視，不如把這不義之財留下，賑濟災民，您看怎樣？」侯二爺很疼張旺，可對他的話從來也不信，便說：「張旺，你師伯不在家，我看這事就算了吧。」這時候阮和從外邊進來：「師叔，張旺師弟的話是對的。我和三弟徐源也打聽出來啦，確有其事。不過這賊官賊人膽虛，他唯恐綠林俠義跟他為仇做對，花重金請了幾個武林高手保護。二叔，我們應該辦，可也很棘手。」這時阮壁、徐源等人都來了，一個勁的攛掇。二爺有點兒活心：「辦是可以辦，你師父不在家，咱們爺幾個成嗎？」阮和他們都樂意：「成。」「好吧，第一要打聽準

確，第二要離開山東地界，第三不准擅自動手。」九弟子各自把兵器路費帶好，總管侯寶帶領眾人看護家園，侯二俠帶九弟子可就下來啦。半路上打聽高知州確是一個貪婪無厭的臧官，一到臨清州弟子們就要下手，老俠給攔了，必須入直隸。這下子風聲走漏，貪官知道要遭暗算，他立刻又花費大批錢財請來好幾位高手能人。二爺一想：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」，審慎而行吧。

這一下可就耽誤了。從臨清走清河、棗強奔衡水，這下子過了河，順任邱縣就來到北京。

二爺吩咐不能停留，速速回轉山東。阮和跟老俠商量：「二叔，我們全沒到過北京，聽說皇城城門裡九外七，南北兩城，大宛兩縣，熱鬧非常。五壇八廟，繁華似錦。您為什麼不帶著我們逛逛啊？」二爺把禿頭腦袋一晃說：「阮和，不行啊，你應該知道，你和你的師弟都是省事的，不招災不惹禍，就你們幾個，怎麼著都行。可我這幾個徒弟就不行了，尤其是張旺，他們都不是省油的燈啊。北京城大宛兩縣南北二衙門，五城十五家，五城兵馬司，三步一個堆兒，五步一個柵欄。眼明手快的官人比比皆是。這次來，你師父又不知道，萬一出點事，那還了得嗎？既然到北京咱們難以下手，算他姓高的走運氣。走，回家去吧。」二爺的話能把阮和他們說服了，可底下這幾個不成啊。最後二爺說：「這麼辦，咱們住幾天就走，誰也不能惹事。」這一答應下來，弟兄們歡天喜地。爺兒幾個來到朝陽門，買了個竹籃兒，兩把茶壺，十幾個茶碗，洗臉洗腳的盆兒，又買了四領蓮花席，茶葉手巾等物。阮和問二爺：「咱們住哪去？」二爺說道：「我帶你們去個清靜的地方，當初我跟你師父來北京就住在那裡。」眾人這才來到地壇。此處地方較大，樹林也多，爺兒幾個越牆而過，進了拜壇的東石門，再進二道石門，四四方方的大拜壇，四面有台階。來到上面，把蓆子鋪好，每個人的包裹放在蓆上。叫孩子們提著大壺到安定門關廂的茶鍋上買來開水，泡茶喝茶。洗臉洗腳還是真方便，吃飯可以去關廂飯館；下雨就把蓆一卷可以到軒齋宮去避雨。好在這地壇無人管理。第二天二爺囑咐大伙兒，搭著伴兒去走走，千萬別惹事，更不能胡作非為。從此，每天無拘無束，越玩越高興。有幾次，二爺催著回山東，孩子們還是願意多待幾天。其實他們每個人身上都帶有不少銀子。

斜晴太歲閻保跟張旺兩人投脾氣，他們倆總在一起。張旺花錢跟水流的一樣，他們手頭的錢少下來，張旺跟閻保商量：「師哥，杵頭念啦。」「杵頭」是代表錢財，「念」是代表少的意思。閻保一想：「師弟，咱們的錢既然不多，跟師哥們借點兒吧。」張旺一聽直搖頭：「唉，您真說的出來。北京城帝王之邦，富商大賈、公伯王侯、將相居住之地，金銀如流水，還用借嗎？晚上取些用，易如反掌。」閻保擺手：「那可不成。一來師父有話，不准胡為，二來眼明手快的官人有得是，藏龍臥虎哇。王府內都有護院教師，武術精通。別栽到這兒，讓師父罵，師哥們數落。咱們臉上也無光彩。」「沒事沒事，暗中竊取，又不是明火執仗，哪個王府丟個千數八百的銀子還報官哪。看家護院的，還能把你我弟兄怎樣？咱也不是白吃乾飯的。」「可咱道不熟哇。」「遠處咱也別去，地壇往南過城牆就有個大府第，連道都不用踩，今晚就去。」閻保還想跟師兄們說一聲，叫張旺給攔住啦，要不怎麼叫壞事包哪。其實他是把錢花虧啦，內心也有點兒看不起北京城的把式匠。這叫「善於泅者死於水，善於獵者死於獸」。

當天晚上都睡了，張旺一捅閻保，帶好兵刃、衣包，如果有人問，就說大便去。兩人溜到南壇根，換好夜行衣，包袱皮兒往腰裡一係，兵刃插好，抬抬胳膊腿，週身上下合適，不崩不弔。兩人打手式，擰腰越壇牆，施展夜行術，直到護城河北岸，「燕子三抄水」，越過護城河，功夫確實不錯。施展狸貓登樹枝的輕功上了城牆，紮撒背膀往城裡看，萬家燈火已寂，家家上門，鋪戶上板，老百姓大都入了夢鄉。長街之上三三兩兩巡更，也不放在心上。二人飛身下城牆，夜色茫茫，真好像兩縷輕煙，直入貝勒府。滾脊爬坡，各處窺探，沒想到正廳院中有人搭話。哥倆在東房上看見海川無驚人之處，這才答話下房，沒想到碰釘子了。海川人怯，手底下不怯，打掉單刀，二人逃走。回到地壇，兩個悄悄換了衣服。閻保心裡頭煩哪，張旺勸了半天。兩個人挨著躺在蓆上輾轉反側。跟他們倆在一起的是鮑信、侯俊、侯玉三個人。

第二天五個人嘀咕半天，閻保把事情詳細說明。這五個是親師兄弟，同仇敵愾。先進城裡到打磨廠刀剪店買了一口雁翎刀，就劈開了口。商量已定，第二天晚上又來啦，被海川把侯玉的鐵拐打掉。五個人跟斗敗了的雞一樣而歸。

到地壇換衣服，來到地壇南石門。一看，壞了，侯二俠坐在蓆上，四位師兄都在。其實阮和是長門大師哥，在家裡他威信最高，師兄弟也都怕他，一般都是他叫起兒練功。他在二位老人家盛怒之下也敢說話，阮和本人功夫既好，又有魄力，同時也誠實可靠，有時還能替二老主筆。這次來京，主要由他來管束師弟們。第一天晚上，張旺、閻保走，他也覺察到了，第二天晚上五個人前後離去，阮和一查看，夜行衣包帶兵刃全沒了，他就知道有事。

本來二爺是坐功，晚上睡覺也是盤膝打座。他來到二爺跟前，低聲叫道：「叔叔。」二爺微睜雙眼：「什麼事？」「五個師弟白天就好像有事，晚上都走了。」「傢伙衣包呢？」「也全帶走啦。」「啊！」二爺吃一驚，這時候阮壁、徐源、邵甫也都起來了。直等到四鼓已過，才見五個人無精打采從南石門外來到拜壇上。

二爺面沉似冰，問道：「閻保，你們的軍刃哪？」阮和把五個人的兵器全拿下來，放到二爺的面前：「叔叔，閻師弟的刀是新買的，小師弟的拐不見啦。」二爺很生氣：「你們幹什麼去了？軍刃因何不在？跪下！」閻保知道師父生氣啦。自己悔恨交加，「撲通」跪在面前：「師父息怒，都是徒兒不好，不能約束師弟們，請師父責罰。」其實侯二俠素常疼徒弟，這是人所共知的，今天可真生氣啦：「你們這兩夜有什麼事情，如此狼狽，你的刀哪去啦？為什麼是新刀？！從實講來。如有不實，為師定要責罰。」閻保是個面惡心善的人，怎敢隱瞞，從頭至尾備敘前情。這武林之中，講究的是過節兒、過板兒。姓侯的來到北京，孩子們在不知名姓的人物面前栽了跟頭，等於大人丟臉哪。老英雄想到這兒，用手指點：「你們實屬膽大妄為，要知道泰山高矣，泰山之上還有天；滄海深矣，滄海之下還有地，能人背後有能人。軍刃被人留下，為師臉面何存？把軍刃收好，休息去吧。」一擺手，徒弟們都躲開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二爺空手，戴好大草帽，溜溜達達的進城啦。來到成賢街國子監西口，穿行往東，到東口就看見貝勒府，宏偉高大，巍峨壯觀，皇家氣象。二爺一看，從南往北有遛早兒的老人，上前去一抱拳：「老哥，您喝早茶了？」「嚶嚶，剛喝完，出來遛個彎兒，活動活動。你早哇？」「我是外鄉人，到北京來逛逛，跟您打聽打聽：東邊這片大府是什麼府第？」「啊，這是固山多羅貝勒府，本府的皇子晉封雍親王啦，這是王府。」「噢，怨不得這麼高大。謝謝啦。」拱手做別。老英雄一想，事情很不好辦，也不知這位名姓，怎麼問問哪。二爺信馬由韉從西往東進了富貴巷，從府門前過去，來到東頭。原來東邊有座大廟，這是柏林寺。緊靠王府東邊，還有座小一些的府第，門口有不少的瓦木工匠。老英雄湊過來，笑嘻嘻地抱拳：「眾位這麼早就出工幹活啦？」有個三十多歲的，看樣子是工頭：「老朋友，聽你的口音是外鄉人吧？」「對對，從山東來。」「唉，這麼大年紀，還外出謀生，不過到了北京還好混生活。你要有力氣，能和灰和泥的，只要不偷奸耍滑的，每天管飯，兩弔工錢。不瞞你說，上邊交代得急，幾天就要完活，越人手多越好，你看怎麼樣？」「謝謝您賞飯吃。幹什麼這樣急呀？」「咳，您不知道，給王府教師爺修房接家眷。」「哪位教師爺？」「老朋友，您愛問，我愛說。真是人走時運馬走驛，駱駝單走囉鍋橋。咱王府有位更頭姓童名林，因為有強盜夜入王府，被童頭給打跑啦，上人見喜，一步登天，這位更頭升任本府教習。這不是嗎，讓州官送家眷，莊園處派下來修葺這座小府。請童教師居住。」「噢，我這才明白，我還有個朋友，乾脆把他也找來幫幫工，掙倆錢可以嗎？」「行行。」說完了這個人領活兒去啦。老俠誤打誤撞把事情都問明白啦，原來五個弟子被更頭給打啦。二爺往回下裡走。來到府門前，喊了一聲：「回事。」從裡邊走出一個人來，「你找誰呀？」「辛苦，我是童教師的鄉親，來找童教師。」「候著。」下人往裡來，正遇見何吉總管，說明此事，童林才把老人家讓到屋中。現在一提名姓，使童林一驚。侯二俠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：「童教師，我的幾個孩子無故冒犯王府，被閣下教訓一番，您替我管教他們，在下十分感激。打算請您今晚到地壇暢談，不知童教師肯撥冗前往嗎？」海川慨然允諾：「前輩示下，童林敢不如命嗎？今晚小子一定前去。」「好，童教師快人快語，老夫欽佩，今晚恭候閣下蒞臨，告辭了。」說著戴上大草帽往外走，海川直送到大門外，看著老人的後影兒出西阿斯門走了。

海川兩眼發直，站在府門外思緒萬千，想得很多：自己剛剛當了王府教師，就遇見這麼一位四遠馳名的老俠，盛名之下，豈有

虛士。我打了人家的孩子，人家大人出來了，論經驗閱歷，無法相比，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。

話可又說回來啦，師父叫我興一家武術，如果只能戰敗碌碌之輩，又怎能躋身武林，立起門戶？如果仰仗平生所學，戰敗俠杰，這叫「搬倒大樹有柴燒」，就能魚躍龍門。倘若不勝，我才三十多歲，來日方長，找恩師再下苦功，也為時不晚。禍到臨頭須放膽，豈能猶豫。莫若拿這位老俠客當做試金石，看看自己到底有幾許本領？想到這裡，心中坦然。往回下走，來到自己屋中。

陳升、陳福已經把屋子收拾乾淨：「教師爺，二總管剛才來啦，說王爺請您哪。」「好吧，我就去。」海川奔客廳，心裡琢磨著，王爺一定要問，如果不說實話，有所不妥；要說出實話，王爺身為皇子，他具有唯我獨尊的優越感，自己受王爺的賞識，王爺是袒護自己的，反過來，王爺有個多想，「你姓侯的何等樣人，敢欺侮我府內教師，你長著幾個腦袋？」你說「這是武林會友的老規矩」，我偏不讓你有這個規矩，那不就壞了嗎？再說王爺本人好武，如果他知道是位成名的老俠，一定羨慕，非要跟著不可，我也絕對攔不住。家累千金，坐不垂堂啊。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怎敢請他前往呢？還有，我真的被侯老俠打了，不用說打傷至殘，甚或身死，扔我一個跟頭，王爺知道都會不舒服，萬一他要動用皇家勢力，到那時我進退維谷。這要傳到綠林人耳朵裡，那我童林豈不成了仗勢欺人嗎？實在有損名譽。乾脆不提。

等來到大廳，見王爺行禮落座。「海川，鄉親走了嗎？」「走啦。」「噢，海川哪，你這一次榮升教師，你離鄉土百十里路，再說家眷一到，鄉親們焉有不知的道理哪。今後類似的事情很多，大不過是謀事、借住、求財，你記住：一律不准推辭，只要能辦到的就要辦。不用問這是借錢吧？」「爺真是聰明睿智。」「哈哈，這不是明擺著的事嗎？你身上不是有一百銀子嗎？不夠再到莊園處去拿吧。」海川真是萬分感激：「這給爺添了不少的麻煩。」

「你錯了，今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只是希望你有事別瞞我，咱爺倆一齊商議。」二位在一塊兒，只不過是談論武藝，以及海川知道的江湖軼聞，到時吃飯，喝茶。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由於昨晚熬了夜，吃完晚飯王爺休息去了。海川回到自己屋中，拿起雙鉞的包袱，告訴陳升、李福去到下房睡覺。

海川出府門到西口，往北走幾步到了成賢街。兩頭的衙門口有牌樓，海川邁大步一直往西走。來到安定門西大街，路西有個天泰軒清真飯館，飯館門口站著一個伙計。海川走過來一拱手：「大兄弟，我跟你打聽一下，地壇在什麼地方？」伙計用手一指：

「您快走，說話就關城門啦。城後繞過箭樓一直往北不太遠，您往東看，裡邊煙籠霧繞柏樹林，周圍的大紅牆，兩邊壇門，可能都關著，那就是地壇。爺台，天都黑啦，你上那兒幹什麼去？」「找個朋友。」伙計一聽，這位可能是發癲症，曠野荒郊，連個人家都沒有，找誰呀。海川道謝，提著包袱往北，出離安定門，到地壇會二俠去了。